

亞洲局勢與美、俄、毛三角關係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一次學術座談會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於民國六十四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在該中心舉行第一次學術座談會，討論「亞洲局勢與美、俄、毛三角關係」，分列四項供參考的子題：(一)在東南亞三方面勢力的消長；(二)朝鮮半島緊張情勢之展望；(三)日本對三角關係運用之得失；(四)最近中國大陸動亂可能的演變及其影響。

座談會由該中心主任蔡維屏教授主持。應邀出席之專家學者有馬星野、李廉、毛樹清、丁中江、姚朋、江炳倫、趙忠謨、朱鶴賓、鄧公玄、陳紹賢、朱文琳、尹慶耀、袁孔淵、黎世芬、張鎮邦、孫桂籍、陳明、羅石圃、朱少先、石樂三、李天民、陳森文、紀清寅、孫德湘、張耀秋、周鑫、王建勛、譚溯澄等卅餘人。茲按當日發言先後，將要點刊載於後，以供讀者參考。

主席致詞

在研究所的時期，在這裏舉行過多次學術座談會，承各位盛情參加，給予本所工作的同仁很多的鼓勵和啓示。同時每一次各位的高見，都儘量地在「問題與研究」月刊上發表，也得到學術界的重視。所以我們覺得這種座談會應該繼續舉行。今天承各位撥冗參加，本人謹代表本中心同仁敬致歡迎並表謝意。

這次座談會的舉行比較延後了一點，是因為本中心改制的關係。改組以後，本研究中心一共設八組，其中四個是研究組——國際關係組、匪情研究組、俄情研究組和經濟組。另外是四個配合工作組——編譯組、資料組、合作交換組和行政管理組。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題目是：美、俄和毛共偽政權的三角關係。這項三角關係，對於亞洲和太平洋地區以及一般國際關係都有重大的影響，在七十年代裏，特別是如此。所以這個問題值得我們經常地注意，不斷的檢討。剛好在這個時期裏面，大陸上發生了很大的變亂。這個變亂，說它是由於農工階層生活上的困苦，而發生的一種反抗偽政權的運動也好，或說是大陸上派系鬥爭的徵象也好，不過那都是由來已久，根深蒂固的問題，決不是短時期間所能解決的。所以，今天世界各國，尤其美國和蘇俄，對於偽政權在毛澤東死後的變局如何，已經在不斷地注意和檢討。當前大陸上發生的變亂，更是大家所最關心最注意的問題。所以我們把這兩項問題併予研究。在沒有進行討論以前，請本中心國際組陳召集人，就國際關係的部分先向各位作一個簡略的報告。

亞洲局勢

陳紹賢

主任、諸位先生，今天學術座談會的題目是「亞洲局勢與美俄三角關係」。這個題目分爲四個子題，現在本人就前三個子題的有關資料，試作簡略的報告，以供各位的參考。至於第四子題，裘孔淵先生將有扼要的分析。

一 在東南亞三方面勢力的消長

先說美國。今年四月間，高棉和越南相繼淪陷，跟着寮國也已變色。美國在中南半島的挫敗，帶來了菲律賓和泰國企圖與它脫離防禦關係。非國要求與美重新談判今後兩國的關係——特別是要收回美國在菲的蘇比克灣海軍基地和克拉克空軍基地。泰國要求美軍撤離，可能於明年三月間撤盡。它並將收回在其境內的美軍基地。印尼總統蘇哈托和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發起在本年內舉行東南亞協會高峯會議的動機，顯爲針對美國勢力在東南亞的低落，而尋求東協五國協同防共侵略的新途徑。我們回憶數年前馬來西亞總理拉沙克提倡東南亞中立化時，反應之聲微弱。現在他不需要重彈舊調，而幾乎都在找中立路線了。這種情勢，顯然是美國在這地區的勢力消失所使然。

其次談到蘇俄。蘇俄在東南亞，尤其是在北越

的勢力已見增長。此次北越南侵成功，多靠蘇俄的武器和技術支援。在這兩方面，毛共落後得多。毛共不願見到北越併吞南越，而增強蘇俄對它的威脅，所以主張印支四國獨立。這也是北越疏毛親俄的原因。七月五日匪「人民日報」指出：蘇修有透過北越去控制印支的企圖。這種說法，不啻是毛共的害怕心理之表現。據八月十九日國際前鋒論壇報報導：最近馬可仕和克里巴莫先後訪北平時，毛共的領袖階層曾指責他倆誤認蘇修沒有霸權的野心。

在寮國，蘇俄的勢力也在增長中。它在寮的各種「顧問」已達一千五百人。毛共只在寮國北部還保留一些實力。美國只剩「大使館」這一據點。寮國差不多要成爲蘇俄的勢力範圍了。鄧小平曾對馬可仕說：「前門拒狼，後門進虎。」這不亦是對寮國情勢而發的嗎？

再次，估量毛共。現在的「南越臨時革命政府」還是親毛共的。日本承認它，除了想多做買賣外，爲的是要討好毛共。

毛共在高棉的勢力已臨嚴重的考驗。九月一日匪「新華社」的社論指出：「龍諾垮台是蘇修的失敗。」這話是對的。不過龍諾諾而取得高棉權力的副首相兼三軍總司令喬森潘（Khieu Samphan）和另一副首相兼外交部長英沙利（Ieng Sary）都是親俄派的主角。毛共象養了施亞努五年，他於昨

晚宴別北平羣魔，即將回金邊去。最近喬森潘曾率團訪北平，取得毛共將給高棉十億美元無息貸款的承諾。熟悉高棉政情的人們都認爲，喬森潘與施亞努的矛盾，不是毛共的拉攏所能消除的。他們私人間的猜忌，加上國際路線的背馳，而且施某在高沒有實力，一般預料，蘇俄在高棉的勢力將見恢復。這也許是毛共希望美國不退出東南亞的另一原因。

二 朝鮮半島緊張情勢之展望

當高越淪落的前後，朝鮮半島緊張的情勢達最高峯。當時南韓對北韓在非軍事區秘密挖掘地道和推移砲位等行動，已作防禦的部署。到了六月間，雙方對峙的緊張情勢漸趨低落。七月初，美國防部長斯勒辛格在華府電視答問時說：近數週來，朝鮮半島的情勢漸趨和緩。一個月後，他訪問漢城時，韓國當局則指稱：北韓可能於今年十月間發動南侵。

福特總統和斯勒辛格部長都曾一再聲明遵守美韓協防條約的決心。斯氏甚至表示必要時將不惜使用核武器。從最近的跡象看來，北韓似已改取政治的或外交的攻勢，以圖困擾與孤立南韓。這可從幾種事實來看：

(一) 八月廿六日在利瑪舉行的不結盟國家外長會議通過北韓入會；否決南韓入會。先是，據外訊，韓國外長金東祚曾到利瑪活動。

(二) 平壤爲離間美、韓關係，曾表示願與華府直接談判南北韓問題。七月廿一日，朴正熙總統對紐約時報記者發表談話，堅決表示反對。

(二)阿爾及利亞、毛共、蘇俄和其他卅二國於八月十一日向聯合國秘書處送交一項提案，以備今秋提出聯大。該案要點：解散聯合國駐韓軍總部；撤退一切外軍；簽訂和平協定以頂替一九五三年的停戰協定。這提案的主旨在於否定美、英等國所提以美、韓聯軍接替聯合國的統一指揮部。

如果今秋聯大通過阿、毛、俄等的提案，那麼朝鮮半島的情勢可能回復高度緊張。

三 日本對三角關係運用之得失

近年來，日本當局對美、俄、毛三角關係之運用，往往只圖近利，而抹殺原則。其結果失多於得

主任、各位先生，最近大陸的動亂確實是全面的，不限於局部的幾個地區。因為某些個別地區出動軍隊鎮壓，所以顯得特殊一點，其實，當我們注意到浙江杭州，同樣地也要注意到湖北，或者武漢，注意到黑龍江、雲南、江西、廣東、四川等廣大地區。對這些地區的不安，我們現在稱之謂動亂，是一個比較客觀的說法，當然我們還可以給它各種的分析。

今年一月，毛共召開十屆二中全會與第四屆僑

亞洲局勢與美、俄、毛三角關係

，自中南半島赤化以來尤甚。現在只舉出幾項事實：

(一)八月一日，安理會表決南、北越申請加入聯合國一案時，日本已知美國將予否決，還是跟毛、俄投票贊成，作此有失無得之抉擇。

(二)三木武夫訪美時曾對記者們說：若干東南亞國家有意擺脫與美國的關係，這是錯誤的。他的這種話是為迎合毛共的心理，但為蘇俄所不滿。

(三)三木為突破與毛共簽訂「和平友好條約」中「反霸權條款」的僵局，繼重光大使與葛羅米柯談判失敗之後，曾派自民黨議員、日俄友好協會會長赤誠宗德赴俄遊說，期獲諒解。但赤誠回復：蘇俄堅持其六月十八日的聲明，拒絕日方的解釋。這表示三木不能討好毛共，而且觸犯蘇俄。

大陸動亂可能的演變及其影響

裘孔淵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半年多來，毛共與偽政權的動向，集中在三件事情上：第一、就是政治思想的教育工作，所謂「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運動；第二、全力要求促進所謂的「全國的安定團結」，平息動亂；第三、它說「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三件事情，促起了大陸全面的動亂，動亂的現象就愈來愈增強、擴大，並且表面化了。動亂何以會擴大？與上面所說的毛共三件大事有何關係？個人以為：

第一、毛澤東、周恩來兩人的健康日益惡化，七月間，甚至於傳說毛匪已經垂危。毛周將死，毛共內部就會產生危機感，整個大陸社會，心理上也會產生不安。整個匪偽集團內部的權力爭奪更為激烈。

第二、所謂「促進安定團結」這個說法，集中在所謂「整頓領導班子」這個口號上面，它指的是各級黨的領導班子，也包括各級偽政權各部門各單位的領導班子。「整頓領導班子」的意義，就我們習慣上的理解來說，可以叫做「整黨」、「清黨」，旨在爭奪黨的領導權力，重振黨的領導威信。它的另一面，叫做「反對派性」。我們自由世界喜歡用「派系」這個名詞，共匪則叫做「派性」。派系是指人事上的具體結合，所謂「派性」，是說彼此不團結，各有各的意見，各有各的活動，各有各的勢力，比派系更為嚴重。現在毛共高叫「消滅派性」、「整頓領導班子」，仍然是採取羣衆運動的方式，進行所謂革命大批判。由於羣衆對幹部的批鬥、羣衆相互之間的批鬥，於是促使了動亂的擴大。

第三、毛共的新思想教育運動，應該說是「整風」，就是整頓風氣之謂。這個「風」指的是所謂「資產風」，當然他們也不敢承認現在又要颺「共產風了」。毛共所謂整頓「資產風」意思是說，大家腦子裏還普遍有着資產階級的思想、習慣，乃至於生活作風，在人民主要的是工人、農民，乃至於青年學生，在匪偽統治集團是匪軍軍人和各級幹部都包括在裏面。具體地來說，是普遍對工資及生活問題的不滿。由於一般人工資長期凍結，多年來都在要求提高工資待遇，改善生活，現在共匪沒有這個能力，它把這種要求認為是「資產階級法權思想

「，同時也是「資產階級法權」的具體存在，鼓吹要加以破除，即使現在一時不能破除，也要加以「限制」。毛共的這一理論，顯然違背了「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原則，傷害了廣大工農羣衆的利益，人民的反對、社會的混亂是意料中事。「整風」

的另一面，是要整頓「文化大革命」以來所留下來的「一種不良後果，那就是毛匪「造反有理」的口號到現在還在年青一代發生作用。既然是「造反有理」，那換句話說，不聽話、不服從領導、不接受命令、違背紀律的現象，都是理所當然的了。如此，使得共匪整個經濟領域裏面，政治生活裏面，也就是說它的整個統治上增加了極大的困難。所以「整黨」、「整風」，這裏面包括了壓制改善生活、提高工資的要求，乃至於重建共產黨的領導權等多方面意義。

第四、動亂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今年四屆偽「人大」中，周匪恩來在他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重新提出了要以發展國民經濟作爲今後的一個努力目標。最近，毛共高呼「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所謂搞上去，有兩個意思，其一是說，落後了，很緩慢，不能達成計劃任務，所以要搞上去要追趕；還有是希望將計劃指標提高，超額完成。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初，毛共都不叫「搞上去」，而叫做「國民經濟新的躍進」。當然「大躍進」這個名詞它不能再叫了，因爲在十多年以前，「三面紅旗」時期，已經臭了，只好改叫「新的躍進」，現在又把「新的躍進」口號收起，改爲「搞上去」，顯然是它經濟情勢不容樂觀的證明。不論是「新的躍進」也好，「搞上去」也好，都是說要大家加倍的勞動，不計報酬，不計時間，勒緊褲帶，無償服役。在

「三面紅旗」搞「大躍進」的時候，毛匪也曾經這樣要求過，說是如此才是「發揮共產主義的道德精神」。現在再提「新躍進」「搞上去」，和「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當然會激起工人、農民、一切勞動者的憤怒和反抗。

所以總起來說，當前大陸動亂的原因，在統治集團方面是一個要求團結、要求加強效率的問題，在社會上那就是說所謂「資產風」十分普遍強烈。共匪想通過所謂「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把資產風壓下去。問題的根本就在所謂路線問題，照毛澤東路線走還是不照毛澤東路線走？

現在，我們再來預測一下大陸的動亂未來將會如何發展？

第一、當前的全面動亂具有革命運動醞釀的性質，值得我們重視。這一次的動亂，因爲它不是局部的，不是個別地區的，也不是一時的。多年來，毛澤東妄想加快步伐，在中國大陸實現共產主義的新奴隸社會，其所積累下來的各種矛盾，現在暴露出來了，動亂將要長期化，將要更複雜化，繼續地演變下去。具體地來說，大概有如下幾點值得注意：

(一)軍權或者說軍人的地位將要再度提高，林彪事件以後受壓抑的情況，將重新慢慢轉變。(二)是毛匪繼承人問題。按照匪偽新憲法和毛共「十大」的黨章來說，黨政軍大權集中在毛共中央主席身上，現在是毛匪。毛匪死了以後，如何迅速順利的由人繼承？偽憲和黨章都沒有明文規定。關鍵在於誰能夠掌握軍權，誰就可以繼承黨中央「主席」。因爲這個黨中央的主席必須統帥全部武裝力量，所以匪軍軍人的態度是一個最大的關鍵。(三)對所謂「資產階級法權」和「資產風」，毛共現在不

敢採取狂風暴雨式的方式來壓制和破除，只在強調要學習，要覺悟，要限制，但是涉及到政策與制度的問題，則反覆強調要慎重，不許各級幹部和羣衆任意變更。照這樣看，毛共這一「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運動，將是個慢性進行的運動，所以我們講它將長期化和複雜化。(四)大陸社會的「資產風」還要繼續。所謂資產風，就是工人、農民、一切勞動者要求改善生活，要求提高工資，要求民主自由的生活，這是合乎人性、合乎自然的。毛共要想以「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來全面地加強控制、壓迫、和剝削，與廣大人民處於尖銳的對立地位，人民必將繼續堅強地與毛共偽政權相對抗。

第二、這一次動亂可能逐漸升高，也可能發生突變，因爲毛共內部普遍存在着對毛澤東路線懷疑和反對的龐大勢力，這種勢力，會發展而爲一種長期的權力爭奪。目前在毛共中央上層，還算保持暫時的虛假的團結局面，但是匪偽中央以下各個地區、各個部門，則存在着共匪自己一講再講的所謂「派性」問題。它的分歧和鬥爭，確是存在的。假如毛匪一旦死亡，動亂就將增加新的演變因素。

第三、我們講的可能發生突變，是指匪偽統治階層內部可能發生新的突變事件。過去既然有過彭德懷事件，有過劉少奇事件，有過林彪事件，我們沒有理由說今後不會有這一類的事件發生。大陸的反共革命情勢可能升高。拿當前的大陸情況來說，我們看到了有幾種因素正好結合在一起，那就是羣衆反抗共產黨統治的風潮蜂起，毛周等匪首快要死亡，今年天然災害很嚴重，特別是水災，此外匪軍相當不穩定。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一個革命運動所需要的因素都具備了。所以我們對大陸當前的情

勢，不要僅僅看它是一場動亂而已，要看到它這是大陸上反共革命運動新的因素，是一個新的形勢的出現。

關於美、俄、毛三角關係，我們要注意到，對於大陸當前的動亂情勢，至少有三方面都很關切。一方面是我們自己，一方面是美國，另一方面是蘇俄。美國要想影響中國大陸的未來，意圖非常明顯，在目前動亂情勢之下，它要修訂怎樣的政策，值得我們注意。今天毛共偽政權的危機一天一天的加

深，正有一些異想天開的美國政客幻想幫助毛匪，讓他渡過這個危機和難關。至於蘇俄，一直要想插手中國大陸。今年從四屆偽「人大」會議以來，我們發現蘇俄對於大陸上的動亂情勢，特別表示興趣，它正好藉着這個機會，來攻擊毛澤東路線是如何違背了社會主義的原則，脫離了社會主義的陣營，是如何錯誤。於是它集中力量去攻擊毛匪和毛匪身邊的集團。蘇俄想要插手中國大陸的意圖，已經絲毫不加掩飾。面對這樣的情勢，我們應該提高警覺。

爭取主動，對今天中國大陸真正具有發言權的當然是我們，我們應該是堂堂正正地表明我們的態度，提出我們的主張。所以九月一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將主席發表的告大陸同胞書，正是適時而有重大意義的宣示。我們還須從各方面對大陸加深我們的影響，使大陸的動亂在大陸反共革命運動的方向發展。這對於我們反攻復國的大業，也是一個新的動向。

鄧公玄先生：

東南亞美蘇匪三方勢力之消長 美國損失大而俄所得較匪為多

蔡主任、各位先生：本人擬就此次座談會的題目，提出我個人膚淺的看法。

法。頭一個題目是「在東南亞三方勢力的消長」，即指美蘇匪三方勢力的消長。自從中南半島淪陷後，美國在亞洲大陸除了南韓外，其他國家皆已撤出，其損失之大，是難以估計的。至於匪俄方面，據我看，好像蘇聯所得較共匪為尤多。所以就三方勢力消長的情形來看，美國損失大，匪方雖有所得，而以蘇聯佔了上風。因此，也使匪俄之間的關係更為緊張。但是，匪俄之間的衝突是否真正緊張到彼此不能並存的地步呢？對於這點，我始終懷疑。因為匪俄同樣支持高棉、越南的戰爭，他們雖然彼此對立，但是驅除美國的目的，則完全是一樣的，所以我懷疑匪俄之間，或許裏面有很大陰謀。因此，我認為不但我們要注意這一點，也要促使美國人的注意。美國人目前的假定，認為匪俄是不能並存的，自從尼克森上台後，即想聯匪以制俄。美國在東南亞打了十幾年的戰爭，各方面都吃了很大的虧，在軍事上無法與蘇聯競賽，於是不得不聯匪制俄，以減輕其負擔。美國這種想法顯然是很天真的。因為如果匪俄一旦言歸於好，再聯合起來，對付美國，那麼美國的計劃便會全盤失敗的，這是我對此問題的看法。

第二是關於朝鮮半島的問題。美國從中南半島撤退後，北韓以為美國也

要從亞洲大陸完全撤退，於是叫囂要大舉南侵。殊不知美國雖從中南半島撤退，然而並不想放棄整個亞洲，只是從東南亞移到東北亞，尤其對日韓，認為是不能放棄的重點。無論福特、斯勒辛格、季辛吉都很重視日韓關係。我認為只要美國一直保持這種堅定的態度，則北韓向南韓進攻的機會顯然是不大的。我們要知道上次的韓國戰爭之所以爆發，乃是因為當時美國國務院聲明美國在太平洋的防線是由阿拉斯加，沿阿留申羣島、日本羣島、琉球羣島而至菲律賓，特別把南韓與台灣劃在防衛線之外，因而使北韓認為可以垂手而得，故輕易冒險。現在美國既表明態度，豈敢重蹈覆轍？

第三是日本對於此三角關係運用的得失問題。我認為日本自戰後，尤其是韓戰爆發後，它完全利用其他各國的矛盾關係發展其經濟，提高其地位，但對於打仗，則完全讓他國來負擔。我想日本今後仍將繼續採取此種漁人政策，也就是利用匪、俄、美的三角矛盾關係，發展它的經濟。今天的日本已經是完全喪失了政治主張的國家，除了發財以外，沒有其他的理想，而美國却把日本當作一個了不起的盟國，甚至希望把亞洲的安全要由日本當主角起而保障，這種想法恐怕未免太天真了。今天的日本什麼都不想，過去日本軍閥主政，是想要征服世界，現在則只一味想發展經濟，打仗則讓美國去打。美國如果真的把日本當亞洲安全的一支大力量，則將來會大吃虧的。日本始終是利用美國，以便達到混水摸魚的老調。對這一點我們不能不促使美國提高警覺。

最後一點，也就是大陸上的動亂果將如何演變的問題，我想這是誰也不

能預料的問題。但有一點我們可以知道的，毛匪與周匪死了以後，大陸上的動亂一定會真正發生。最近蔣院長對大陸同胞的號召，我認爲非常切合時宜。近年以來，我們「反攻大陸」的號召幾乎已經丟在腦後了，蔣院長今日再舉起這面大旗，實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們不能只是喊口號便了事。過去我們也有許多可以實行反攻大陸的機會，例如難民逃亡潮與文革大動亂皆是，可是我們並未採取行動。一旦等毛匪澤東、周匪恩來死了，那時一定引起大動亂，我們便應好好利用這種機會，把握時機，實行反攻，切不可再錯過。今日大陸的情勢，好比是一個爛西瓜，裏面已經腐爛，而外殼似乎仍是好的，如果不從外面用力敲開，它仍原封不動的在那裏，一定要從外面加以打擊，才能使之崩潰。所以我們一定要把握機會，及時行動，以達到我們光復大陸的神聖目標。這是我對此四個問題的粗淺看法，請各位指教。

趙惠謨先生：

美國外交主旨在利用共匪以防俄

匪則利用美俄對抗而欲獲得實利

主席、各位先生：對於今天這個題目，我想提出三點看法請教諸位。蘇俄自從發展核子武器趕上了美國以後，美國便開始害怕這個強敵，所以等毛共有核子武器，且與蘇俄敵對時，美國便開始利用毛共以牽掣蘇俄，一直到现在，此種基本心理似乎仍然存在。我們觀察美國的外交，雖然有所變動，但主旨似仍在防俄，對於毛共，而只是想加利用，而並不成真正敵手。蘇俄今日想與美國競爭世界霸權，但鄰近的毛共則又成爲一個大麻煩，所以它當前的近敵，還是毛共。

至於毛共，則只想暫時利用美國與蘇俄對抗，實則無時無地不在企圖打倒「美帝」。我個人看法，毛匪目前反俄，不但攻擊它的修正主義，還想利用收復失土口號作爲民族主義外衣，想讓大陸同胞認爲其有愛國思想，對蘇俄來說，實是兩方面的阻力。所以在他們三方面的矛盾鬥爭中，我們所担心的，並不是毛共能長期控制大陸，而是担心美國部分人士對毛共共有錯誤的認識。

關於中南半島，高棉、越南陷落之前，毛俄雙方在該地區表面上能和平共處，一到美國撤退之後，他們便開始正面衝突。但在中南半島上的匪俄正

面衝突之外，我們也不能小看該地區的土共。在美國未完全撤走前，他們還似乎按兵不動，但美國一走後，則一下子便完全出頭露面了，北越有北越的，南越有南越的，寮國有寮國的，高棉亦有高棉的，各有鮮明的立場。我們對北越的立場加以觀察，發現它對毛、俄則取遠交近攻，因爲毛共可以吃掉它，蘇俄不會，所以拉攏蘇俄以防毛共。毛共也感覺此中利害關係，所以在北越三十周年國慶時，派了代表團去，明白警告北越，不可與俄太親近。至於南越，在西貢陷落時，對於南北越的統一，當初有人認爲沒有問題，可是西貢改名爲胡志明市之議却被南越共黨所反對。於是乃稱統一至少要五年以後，並且已與北越同時申請進入聯合國。至於西貢方面的軍經援助，已全由蘇俄供給，故蘇俄不僅對北越有影響力，對南越亦有影響力。再說到寮國，寮共願意倒向蘇俄，不願被北越控制。因爲他也想像南越一樣，自己站立起來。蘇俄在美國被迫撤退後，在寮國已取而代之。可以說，毛共在北越、南越以及寮國已經非蘇俄敵手了。毛共已只剩下高棉的施亞努了！因爲今天高棉情況差些，它本身對蘇俄不好，蘇俄承認龍諾政府的大使館到最後才撤走，高棉人對越南印象也很壞，因此，共匪可利用這種機會，並有施亞努作傀儡。但是高棉也有共產黨，也在北越受過訓。喬森潘是原有的副總理，現在又加了兩個副總理，一個副總理是議員，管外交，比較起來較接近喬森潘，最近一起到北平，迎施亞努返高棉，現到聯合國去開會。另一個副總理是真正在北越受過訓的共產黨，係共軍的總參謀長，現在專管國防。我們可以說中南半島的四土共在此情況下，只有美國算是被趕走了。美國本來是想經援北越以對抗俄、毛的，現在無法幫助了，據報載美國某大銀行家近以私人身份到河內去試探幫助的可能。美國堅持幫助北越，乃爲了要防蘇俄，防毛共。

今天在中南半島上，最重要的國家乃是泰國。我在上次座談會曾提到，泰國有走向中立的可能。最近幾個月來，從各方面資料，我認爲此種可能性似乎更大了一點。因爲：一、泰國本身有深得民心的王朝，有廣得人民信仰的佛教，而其軍人至今保有的實力仍然很強大，人民又普遍愛好和平，所以走向共產的道路比較很不容易。二、共黨方面，受蘇俄指揮的與受毛共指揮的，互有矛盾，並且爲時已久。三、共黨用的工具，主要是學生和工人。在泰國，工人組織的力量不夠，學生大眾尚不致受共黨利用。故其基本傾向，仍是採取中立路線。泰國的人想走這條路，實有其社會背景，但成功與否則不得而知

。美國是希望泰國走這條路的。蘇俄爲了防止毛共進入泰國，也希望泰國能暫時保持中立，至少可以替他擋住毛共。所以今日泰國的先夭背景、後天環境，都有採取中立政策的條件。泰國採取中立，至少不會讓毛共全面得逞。

朱鶴賓先生：

俄毛競爭援助東南亞共黨

益增強其顛覆侵略的兇猷

今天本人發言，要想說明下列五點淺見：

一、美國因記取越南慘痛教訓，和全球性和解政策的要求，在東南亞雖仍堅守條約的承諾，但更強調盟邦自行維護國防安全的責任，並接納盟邦修訂條約義務的商談。美國這一政策的修訂，雖爲基於國內外現實情勢的要求，但恐更使東南亞的姑息氣氛增濃。

二、今後俄毛在東南亞的衝突將更形尖銳，但俄毛矛盾不可能形成勢力均衡；俄毛競爭援助東南亞共黨的結果，將益增強其顛覆侵略的兇猷。

三、美國今後對東南亞外交，將以非律賓和印尼爲重心，亦注意東南亞外圍防線的鞏固。印尼與蘇俄關係的轉變跡象，值得注意。

四、毛共與馬、非、泰建交，決不可能放棄其對各該國共黨叛亂的支援，由喬匪冠華的講演，更可證明毛共的陰謀和野心。

五、東南亞最近情勢發展，更有利於日本在此地區的經濟擴展。但日本政府政策和工商界的作風如不作適度修改，東南亞各國亦可能產生對日不利的趨勢。

美國政策

自越、高淪入鐵幕，寮國終亦不保，美國在東南亞的信譽，受到空前的打擊。泰非等國唾罵美國，罵叫撤退美軍，取銷美海空軍基地，作爲對共黨侵略勢力示好，以求自保的資本。但在美國人看來，越南事件的悲劇性落幕，雖是一大痛苦的震撼，但也一了百了，在軍事政治上都卸下沉重的負擔。且因越南的教訓，使她對東南亞政策作了更審慎的修正。

亞洲局勢與美、俄、毛三角關係

季辛吉說：從中南半島悲劇中所學得的最重大教訓，是「外來的努力祇能補助而不能創造當地抵抗的力量和抵抗的意志。」美國不容許別人懷疑遵守條約的堅定承諾，但要是任何盟邦尋求條約義務的修訂，美國也準備讓他們如願以償。又說，在履行承諾時，美國希望盟邦担負起維護其本國防防的主要責任，特別是在人力方面。季辛吉更強調，民衆意志與社會公平，是抵抗顛覆與外來挑戰的主要支柱。但美國已應允的支持與幫助，還是會給予的。

以上一段話，係季辛吉於本年六月十八日在紐約「日本會社」The Japan Society 所講的。在我們看來，美國對東南亞政策似乎略嫌消極。但東南亞政策是美國全球性外交政策的一部份，當美國正強調新的國際結構，「乃基於均衡，而不基於控制，基於談判而不基於對抗，以全球相互依存的良知，作爲實現國家目標的依據」之時，美國在東南亞的作爲，自不會較越戰之前更積極。

問題是東南亞各國瞭解美國政策修改之後，究竟會使他們增強抵抗共產侵略的意志和力量呢？還是更使他們看風轉舵，更急急於搶搭巴士，早和匪俄建立關係，以求苟安自保呢？

例如以非泰兩國與匪建交一事來說，固然非泰當局欲與匪建立所謂外交關係至少已有兩三年之久，但於最近期間加速進行，提早實現，不能不說是受了越戰結束後惡劣情勢的影響。又如泰國對於防共法令的存廢問題，泰雅內閣以來翻翻覆覆曾作過五六次的決定和打消。其中關鍵是：固然有許多入認爲美國已不可靠，今後泰國要能自保，必須發揮泰國中立平衡外交傳統，明言反共已不合時宜。但仍有入士深知共黨的滲透顛覆，爲泰國心腹大患。這個禍害將因中南半島形勢的惡化而加劇，所以堅決反對取消防共法令。但最近泰國內閣決定廢止五項防共法令，其在國會中所受到的反對，顯然其情況和過去不同。九月二日泰國內閣依照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建議，將防共法令廢止而代之以新的「國家安全法」。此法禁止從事有礙國家安全的活動。凡掀起不安的煽動者，或引起死亡的暴動者，最高刑罰可能被判死刑。這一法案剛送往國會審議，就引起全國學生中心和三個左傾黨派的強烈反對，說該法剝奪了人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從這一事例以觀，泰國當局要想對外實施親俄親匪而疏美的所謂中立外交，對內仍保持防共安民的政策，是如何爲事實所不許了。

俄毛衝突

其次，美國力量從中南半島敗退後，誠如一般所說，匪俄在東南亞的衝突，將更形尖銳。但值得注意的是匪俄衝突並不可能形成勢力均衡，而任由東南亞國家可採行中立政策，得到和平安全。從世界大勢看，美國在匪俄之間玩弄勢力均衡把戲，雖然相當危險，且有時難免犧牲其他國家的利益，但在過去三、四年內美國本身却也沒有受到直接的損害。但在東南亞，匪俄的矛盾祇是促使匪俄對共產勢力支援的競賽，結果是增強了共黨顛覆侵略的凶險；決不是削弱共產勢力，更不可能形成匪俄勢力均衡而相互抵消。

例如在北越，匪俄之間的確有矛盾。但這個矛盾正是促使越戰後期匪俄援助北越的競賽，而使北越越共的軍力大增，導致了越南的潰敗。又如，在泰東北和泰北，毛共和北越、北越和寮共之間都可能沒有矛盾，但這決不妨礙毛共、北越和寮共對泰共叛亂武力的積極支援。在泰國的學生團體、新聞文化界，乃至各左傾黨派之間，俄共、毛共現在都正展開劇烈的爭取活動，但這也祇會促使泰國的政治和社會日益趨向偏激和混亂，而不是增進泰國的民主和安定。

再以美、俄、毛在東南亞勢力之消長看，儘管北越要統一南越還需要一段時間，儘管施亞努與高棉共黨領導人之間，還需要調協，但河內政權獲得了五十億美元的武器和裝備，在東南亞將形成一個軍事威脅；也是今後俄毛要勾心鬥角爭取的對象。以美國論，在中南半島三國一時自無能有所作為；對泰國則有見其政治局勢之混亂複雜，不下於吳廷琰後的越南；泰國北部、東北部、東部及南部易受毛、越、寮、高、馬共的滲透，也不比越、寮、高邊境地區為安全。且泰國當局自我迷戀於過去的平衡中立外交，要想憑親俄親毛疏美以求自保。美國自將對泰採取較為彈性的政策。美軍的撤離與基地的撤銷，既經雙方協議；經濟貿易文化關係的改變，亦可聽由尊便。

美國今後對東南亞外交，將以印尼和非律賓為主要對象，星加坡李光耀總理的意見，也會受重視。對東南亞外圍，美、澳、紐盟國關係的加強，對美印關係的增進，值得密切注意。

印（尼）俄關係

值得注意的，印尼無論以領土、人口、資源、以及戰略地位說，都是東南亞最重要的大國，也是美、俄、毛都要爭取的主要對象。自蘇哈托一九六七年執政以來，印尼也可說是堅決反共的國家。可是近年印尼和蘇俄的關係，似有某些轉變的跡象，在此東南亞國協馬、泰、菲等國亟趨向姑息的環境下，印尼是否會在對蘇關係上變得更快？又毛共對蘇俄的動態最為敏感，它會否因恐印（尼）蘇關係的改善，對蘇俄的包圍中共戰略，將形成重要環節，而對印尼作重大的讓步或承諾，以爭取匪印（尼）關係的解凍？

因自一九六五年政變後，印尼大事肅清共黨，蘇俄對印尼一度顯得相當冷淡。印尼對蘇俄亦沒有什麼好感，她既不願和印度一樣和蘇俄簽訂友好條約，其外長馬立克且曾建議印度總理甘地夫人，拒絕蘇俄軍艦在印度和印尼海港停泊。可是蘇俄對印尼始終不能忘情，近年且一再勸誘印尼參加「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所可注意者，一九七〇年三月馬立克訪蘇談到這問題時說，不但印尼而是所有的亞洲國家都拒絕蘇俄這個「集體安全」的觀念；但到一九七四年三月十日，馬立克在雅加達回答蘇俄外交部次長費琉賓時却說：「我們不拒絕這一觀念，但我們仍不瞭解它的意義。」

又如所週知，印尼的海空軍係於蘇卡諾時代得到蘇俄的大力支助而建立，所以需要蘇俄配件的供應很迫切。其初印尼向蘇俄購買配件，都要支付現款；但至一九七一年蘇俄竟答應印尼的要求，可憑信用支付。在國際事務方面，蘇俄支持印尼沿海十二哩都在領海範圍的論調；印尼對巴基斯坦內戰的立場，也較接近蘇俄，且對孟加拉 *Bangladesh* 的承認，印尼是第一個回教國家。而近來最足以顯示印（尼）蘇關係改善者，是兩國間的貿易數量年有增加，蘇俄且給印尼一筆相當鉅額的低利貸款，並願參與印尼農工業及電力開發等多種計劃，並派大批技術專家前往協助。

毛共陰謀

最後，談到毛共對東南亞的陰謀和野心，我覺得九月三日中央日報所刊載匪偽「外長」喬冠華在天津警備司令部的講話，顯露無遺。

喬匪認為：由於（東南亞）這些國家內政腐敗，社會貧富懸殊，城市、鄉村、工農業畸形發展，和複雜民族問題的困擾，加上交通不發達，大部分地區尚未開發，就給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帶來得天獨厚的條件。他又說

：『這些階級鬥爭的激化，好像一把乾柴，使點着的火慢慢蔓延，看看再燒下去無法收拾，這些國家的領導人，便抄襲幾十年前反共專家的衣鉢，想把階級矛盾轉變為民族矛盾。』喬冠華又以諷刺的口吻說：『這一步棋眼前行不通（這些國家的領袖），再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借人民的反美情緒，來一個以當然反美領袖身份出現，搞親「華」，又要一個騙局。倒回去可以說：「共產黨，你們看我已和『中國』友好了，他們不會支持你們了。我們已反美，大家可以一起來革命了。」一夜之間（他們）從「反革命」變為「革命」。但與「中國」建交以後，人民看得更清楚，一切一切的災難，完全是本國（指東南亞各國）反動政府賜給他們的。被挑動的民族矛盾下降，階級矛盾就上升，革命就來得更快。因此，和東南亞反共國家建交……對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更有好處，他們怎能不歡迎呢？以後他們更可以師出有名，這樣東南亞的革命更有希望，再加上我們的一些支持，不就水到渠成，功在眼前了嗎？』但喬匪却加上解釋說：『這不叫「革命輸出」，這叫國際主義義務，叫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人民、被奴役民族大團結的實際行動。』

看過喬冠華講話這段紀錄以後，我們當可瞭解最近毛共和馬、非、泰建交的目的何在。再證以馬泰各國與匪建交後有關共黨活動的報導，更可以看出各國共黨叛亂，今後祇會日益猖獗，決不可能因毛共的一紙聲明不干預所在國內政而歛跡了。

日本的經濟擴展

最後，美、俄、毛三者東南亞勢力的消長，却為日本形成經濟擴展的更好機會。因日本目前既無進侵性的軍事力量，又不強調政治上的顯明意圖，但在工礦業生產方面，却有高超的科技，豐富的管理經營經驗，足以援外的鉅額資金，自為東南亞各國所歡迎。日本在亞洲各國有二十五億美元的投資，五十四億美元的輸出，其極大部份均在東南亞地區。更以日本工商界人士無所不用其極的經營手段，對付東南亞各國的朝野，真可說無往而不利。但日本這種作風，也許對當地某些特殊人物或集團有利而表歡迎，但對一般大眾總不免有剝削之嫌，過去泰國某政要已譴責日本為「無恥的經濟帝國主義」，從前田中訪問泰國和印尼時，曾遭當地萬千羣衆的強烈抗議示威。今

亞洲局勢與美、俄、毛三角關係

後東南亞各國的青年知識份子，政治意識將更強烈，各國的政治環境亦可能更趨複雜。日本在東南亞的經濟擴展，會否受到阻遏，將成問題。

姚朋先生：

匪俄「重歸於好」並非絕不可能

在東北亞日本勢力仍值得重視

主席、各位先生：記得以前曾聽蔡主任演講，在今天的國際局面下，每個國家雖然有其機密，但是，也有許多基本因素，如人口、資源、軍力、武器，以至外交上所能做的多少選擇，大家心裏都有數。一個國家的有形國力如何，把一張卡片往電腦內一送，大概情況便可得知。從這段話裏，可知任何一個國家的國防、外交措施，都有一個力量的極限。如何在這範圍內，求最大最好的運用，才是國策的上算。至於各種矛盾和衝突，可以說國際局勢本來就是如此。每一個國家都是想運用別人的矛盾衝突，來維護或發展自身的利益。各位先生剛剛都指教許多。如果我們看世界地圖，以中國大陸為界，中南半島淪陷後以南的東南亞地區可以說一時很難有什麼樂觀的前途。在美國後退之後，對這一地區局勢自極不利。越南、高棉敗亡的現象誠然很慘，但這種局面對許多自由國家而言，增強了同仇敵愾的心理。同時，東北亞方面，韓國、日本、和美國，也在積極加強合作。朝鮮半島危機的降低，並非北韓或毛共的「持重」，乃是因民主國家的反應，大韓民國堅強的態度，中華民國的警惕備戰，與東北亞一時之安定大有影響。

至於匪俄的對立和鬥爭，蘇俄目前如果要消滅共匪的核子武器，是有這個力量的。但他們也許在想一個更好的政策，即希望將來在匪偽政權中，有一個親俄的勢力出現。這種可能性並沒有完全消滅。毛共反劉少奇、反林彪都有這種用意。匪偽內部除了他們自己的權力鬥爭外，親美親俄仍有很大的分歧。我佩服鄧先生的卓見，即匪俄的「重歸於好」，並非絕不可能。這一可能的變化，不但我們自己要注意，自由國家都要注意。

鄧先生剛剛說到日本是一個無政治主張的國家，我的看法有點不同。一

個國家當它發了財、有了良好的經濟之後，它要的就是以政治來保障經濟，而經濟就是利用政治的。最近僞「外長」喬匪冠華的祕密講話中一再表示，對於韓國問題，一定要看「小日本賣什麼膏藥」。共匪認為，日本要恢復軍國主義，不要超過半年。從日本到韓國半島，最近的距離不過八十哩，日本有力量，把所有的商船集中，在半天之內即把部隊運到韓國。這當然是想像之詞。但在日本內部，政治見解的確非常分歧，在一億人口中，不到二十歲的有百分之五十，這是一股很大的力量，但也是一股不安定的力量。日本至少在物力與技術上，有發展核子武器的潛力。它現在擺出的低姿勢，似是適應國際間的矛盾，來求得它最大的利益。

至於匪共大陸之內亂，大家都已瞭解。蔣主席最近對大陸同胞的號召，當然是本於我們一貫的國策立場，不能放棄這基本的要求。但我們一定要使目標和實力配合。如何在我們的國力限度之內，求取我們最高的利益，集中力量打擊乃至消滅敵人，乃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

黎世芬先生：

對整個東南亞情勢不必悲觀

黑暗局面已到剝極必返階段

今天的談話，我想將第一及第三兩個問題，即「東南亞三方勢力之消長」及「日本對此三角關係之運用」合併一起來討論。我對中南半島的變局，有不同的看法。各位認為東南亞的前途是暗淡的，而我認為尚有一些樂觀的因素在內，如果好好運用，也許可以將此種悲觀的局面轉變成樂觀有利。

無疑地，尼克森主義是構成美、俄、毛三角關係進行調整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不把關島宣言作為尼克森主義的中心，而將它擴大一點，尼克森的主張有三點是涉及美、俄、毛三角關係的。第一個是「和解」，即所謂現在是談判的時候到了，敵對的國家應該以談判來代替對抗。第二是「越戰越南化」。第三是所謂「上海公報的精神」，也即是常被引用所謂兩個中國的問題。把台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作為一個原則，來進行

所謂毛美關係的正常化。而所謂「正常化」這三字的解釋是有很多方面的。從尼克森主義的推演來看東南亞及東北亞，結果會大不相同。東南亞的局勢到現在當然是很悲觀的。自從中南半島變色以後，可以看得出來，俄國的勢力已經坐大，但毛匪在這方面就不能說它力量也跟着增大，因為它和俄國的影響是互為消長的。可是毛共的國際統戰活動，却在華僑社會裏大事叫囂，好像他們很有辦法，特別是在泰國和菲律賓兩國的華僑社會中製造紛擾，好像他們以勝利者的姿態來到東南亞。可是把國際共產黨作為一個力量來估計，顯然那是大大地增加了，如果把毛共作為一個與俄共對抗的力量來看，那就不然。至於美國自不待言，在政策上它決心採取退出的態度。

但在東北亞不同，美國從來不說要從東北亞撤退，它堅持在日本、和韓國的駐軍，也從沒有提到準備撤退。此外，另一不同的是毛、俄在這個地區是直接的甚至包括武裝在內的正面衝突。在東南亞毛、俄的關係好像是神經末梢的衝突，雙方叫囂對罵、冷嘲熱諷，表面的情勢非常緊張。而在這中間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介入。日本的介入是造成東北亞與東南亞局勢不同的主要因素。日本自韓戰以來，政治和經濟的力量都在膨脹。它的地位改變了美、俄、毛的三角對陣，而為一不等邊的四角形。另外一點，尼克森提到「越戰越南化」，沒有說「韓戰韓國化」，這就是說即使主張退縮的尼克森主義，對東北亞也有不同的運用。

剛才我說對東南亞情勢不必悲觀，我們不妨對東南亞五個非共的國家，即泰、菲、星、馬、印尼作一分析。泰國接壤寮國、高棉，隨時都可與此兩國發生衝突。出乎意料的，泰國對我國的態度表現得很奇特。最初有人以為泰國雖然與我們沒有邦交了，但關係仍然會很友好的，似乎不至太壞，但今日的發展，看起來却比我們與菲律賓的關係還要壞。泰國的民族性反應在政治上對國際關係的運用，正如他們的民俗是喜歡打鞦韆的，逆來順受，有時為了達到目標，從反對的方向用力，順着這個力量去爭取目標的實現。現在他們反美，甚至連我們也牽涉在內，這是一種打鞦韆的反彈辦法。這個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無條件的投降日本，但它與美國却暗中合作得很好。因此，從這點歷史經驗去看泰國，用不着太悲觀。菲律賓與泰國，在本質上，一直是經濟落後的國家，因此有着強烈的慾望，要在經濟上求出路。軍事上，則兩國都是無法自衛的國家，所以不惜尋求廉價的和平。在此情況下，

便不免要作些姿態。但是，有很多的力量和因素正在醞釀。泰國人一直在叫囂反美，但是遊行示威的人也有反「反美」的，而美國的力量還留在那裏，如果美國的態度加強一點，則這兩國的表現又不一样了。

看東南亞問題，要有另外一個角度。剛剛朱鶴賓先生提到印尼，我們也許要再擴大到馬來西亞。馬來人在東南亞一共有一億五千萬人。馬來人控制下的資源，包括石油、橡膠、錫、米、糖。假如馬來人團結起來，在東南亞是一個很大的力量。可惜印尼和馬來西亞本身仍然是經濟發展中的國家，急切地需要在外圍尋找市場。印尼當前的內政相當穩定。馬來人的宗教信仰是回教，是堅決反共的。最大的缺點是在馬來人的社會，缺少 Know-how 及資本。美國和英國從東南亞相繼撤退後，有一個國家崛起想添補這缺點，是即星加坡。李光耀的政策是把華僑的資本及專家都延攬到星加坡去。他想開發印尼和馬來西亞的資源，在東南亞地區形成一個經濟開發的領導地區。如果時間許可，以印尼為中心，形成一個力量，雖不一定勝於日本，但至少與日本相當的話，則東南亞便可穩定下來。所以，我們應當鼓勵美國對印尼加強經濟援助，我們自己也應想辦法加強與印尼的經濟文化的關係。李光耀和蘇哈托上週在雅加達的會晤，多少對這一目標的達成會有些成就。

在一個地區的投資不能求近利，不能僅僅圖商業利潤的投資，到時沒有得到利潤，便要放棄。我們應做遠大的政治目標的投資，和遠程經濟目標的投資。譬如我們與印尼之間的通航，印尼格魯達航空公司最近與我們便有點很不愉快，因為華僑都不坐他們的飛機。中華航空公司到印尼去，可說把它的票源都佔了，所以他們不許中華航空公司在雅加達賣短程到星加坡、馬來西亞的票；中華航空公司正在據理力爭。我想如果我們有遠大的目標，應當兼顧到各方面，我們並不是要在國際上求取暫時些微的利潤。由這個例子，我覺得我們在東南亞沒有依據政治上的要求做遠程目標的投資。如果我們可以看出華僑在東南亞有這麼大的力量，馬來西亞和星加坡具有這麼大的潛力，印尼有這麼豐富的資源，我們應該在政治上採取高瞻遠矚的抉擇。我們不必太悲觀，就如一年前的經濟衰退，現在又到了 up-turn 的時候。東南亞黑暗的局面，已到剝極必返的階段了，那些看不到的回盪 up-turn 的因素，已經在起作用了。

毛樹清先生：

美國全力推動鏈島防線的強化

依據數點證據美對我看法樂觀

主任、各位先生：剛才聽到許多位先生高見，深感獲益良多。本人甫訪美歸來，願就華盛頓紐約的見聞，略作報告。首先要說的是越悲劇以後，美國重行部署遠東亞洲的政略與戰略，但直到此刻，似乎迄未得到具體有效的結論。一般來說，參院多數黨領袖曼斯菲爾特所說的「越棉失陷已充份證明美國不是亞洲大陸的霸權，但不管怎樣，美國仍然是太平洋上的霸權」，這句話能獲得民主、共和兩黨的認可，因為從十九世紀末年到現在，美國一直在標榜兩洋外交與兩洋國防。而太平洋上的天然屏障，就祇貼近亞洲大陸的所謂鏈島防線，鏈島防線如果被突破，則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亞，便暴露於敵人攻擊之下，所以美國國防當局，於棉越事件以後，便全力在推動鏈島防線的強化。但美國的左翼份子、蛋頭學者以及一部份的大眾傳播界，認為西太平洋的鏈島防線範圍太廣漠，美國不可能再作世界警察或世界消防隊員，因此，美國祇能選擇若干有特別利害關係的盟邦，担負共同防禦的責任。因此，這幾個月來，美國報章雜誌，經常出現 Selective Alliances 這一名詞，意思就是經過選擇的盟邦，或稱選擇性的盟邦。但既稱選擇，必須有一選擇的標準及尺度，因為標準與尺度的觀點不同，才造成了今天美國政壇上議論紛紛的局面。例如不久以前到台北來訪問過的美國某大報國際新聞主編的批評韓國，以及某一美國大學教授的反對選擇菲律賓為盟邦，都是意見紛紛的實例。

美國的姑息主義者與所謂新孤立主義者都贊成所謂「選擇性的盟邦」的說法。他們認為在大西洋上，美國勢須選擇北大西洋同盟國家；在太平洋上，美國祇要選擇日本就够了。如果照季辛吉的「五分法」來衡量，美國自然不能讓高度工業化的日本，倒向國際共產陣營那一邊。但就五角大廈的觀點來看，防衛日本必須要有南北的輔翼，必須先使得中華民國的台澎金馬安全，必須先使大韓民國安全，才有日本的安全。這點軍事防衛的基本常識，美國人都能了解，所以三木首相這次訪美，意義特別重大，而且談話的內容較

過去任何一次美日高峯會談，更爲充實。越棉悲劇以後，亞洲國家中警惕最深的，莫過於日本，而日本這一轉變，不完全發自自民黨政府，大部份警覺發自日本民間。

當然，越棉悲劇的教訓以後，亞洲太平洋國家不可能再期望美國直接出兵介入作戰，不但亞洲太平洋國家，中東以色列，甚至西歐北大西洋盟邦，恐怕都難於期待美國直接介入戰爭。所謂選擇性的盟邦，所謂雙邊防禦國家，可能獲得美國的大量軍援與經援，但無法期待美軍介入。唯一的例外，就是大韓民國，韓國境內美國尚有駐軍四萬二千人。（註：萊茵駐軍雖人數更多，但西歐爆發戰事的可能性絕少。）如果朝鮮半島砲火一響，美國無法置身事外，福特總統勢必下令還擊，雖然美國第九十四屆國會必將意見紛紜，但美國總統有九十天的作戰權力，所以美國國防部長斯勒辛格說：萬一朝鮮半島真的重燃戰火，美軍必將以最迅速的攻勢戰術摧毀敵人，不會再蹈越戰那樣坐待挨打的慘痛覆轍。斯勒辛格還特別指出所謂迅疾攻勢戰術包括核子武器在內，以符合九十天的白宮用兵權限。這是嚇阻，也是實話，美國當然不希望此一「騎虎」之勢長期繼續，所以才有朴正熙總統的五年以後完全自己防衛的有力聲明。

至於華盛頓各方對中華民國的看法，一般都認爲可以樂觀。國務院的盟友認爲中華民國今日國力成長的程度，超乎他們的想像，而有幾點證據：一、在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當時許多美國人很替我們擔心，但我們堅強屹立。二、在中東戰爭後，全世界面臨不景氣，通貨膨脹、物價飛漲。中華民國只漲了一次便不漲了，美國至今則每月仍漲。三、農村經濟發展健全，無形中解決了都市失業。四、偉大領袖 蔣總統的崩殂，國人化悲痛爲力量，更形團結，決心實踐老人家遺訓。我認爲國務院朋友這些觀察都很中肯，故提出報告，希求各位先生教正。

張鎮邦先生：

俄毛關係最近變得更加尖銳化

大陸動亂使匪對外採取低姿勢

關於美、俄、毛三角關係與大陸動亂問題，我想提出三點意見，向各位先生請教。

最近在亞洲發生的一件大事，是中南半島三國相繼淪入共黨之手；在歐洲發生的一件大事，是召開了有卅五個國家參加的歐洲安全合作會議。由於前者，蘇聯在東南亞的勢力進一步伸張了；由於後者，蘇聯穩定了西方的局勢，從而在東方加強了它對毛共的壓力，這就使得俄毛關係變得更加尖銳化。我個人認爲，爲了應付第一號敵人——蘇聯，毛共今後在外交上將會採取更低的姿態。首先，毛共要加緊拉攏美國，這一點將在今年年底福特總統訪問北平具體表現出來；其次，毛共要加緊拉攏日本。最近我國與日本恢復通航，毛共並未激烈反對；反之和日本簽訂了談判多時的漁業協定，而所謂毛日和平友好條約的談判，雖因「霸權」條款中途停頓，還要繼續談下去，足可表示毛共拉攏日本的用心。最後，毛共對東南亞國家採取的低姿態，也是十分明顯的。毛共千方百計誘使泰國和菲律賓與它建交，便是最好的說明。此外大陸各地的動亂，也是迫使毛共對外不得不採取低姿態，以利於內部問題的解決的主要原因之一。毛共這種對外的低姿態，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在中南半島三國相繼陷落以及歐洲安全合作會議召開之後，俄毛關係業已進一步尖銳化，這是大家所公認的。但是我覺得，不但俄毛關係進一步尖銳化，就是美俄關係也進一步尖銳化了。因爲中南半島三國的陷落，反映了美俄在亞洲勢力的消長，而歐洲安全合作會議的召開，表面上雖似表示美俄之間的「低盪」有了發展，實際上則是蘇聯在外交上打了一次勝仗，而美國却沒有得到什麼東西。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面對蘇聯軍事、政治力量在世界範圍內的擴張，除了和蘇聯在武裝方面加強競賽，以保持軍事優勢之外，自必更加着意於聯毛制俄，最近有些美國議員已經發出有必要加強美毛關係的論調，可爲明證。因爲美國想要取得毛共的合作，阻止北韓的南侵，更想要取得毛共的合作，防止蘇聯勢力向東南亞和印度洋的伸張。但是另一方面，在中南半島三國淪陷之後，美國朝野對中華民國的戰略地位有了新的認識，自亦不會輕易和毛共建立正常外交關係而落入毛共的圈套。這就說明加強對美國的工作，應該是我們當前外交上的首要工作。

最後，我還想談一談大陸內部動亂可能的演變及其影響的問題。大家知道，去年二月，毛共曾經在整個大陸發起所謂「批林批孔」運動。但是這個運

動進入七月就開始收縮。毛共收縮這個運動的原因，主要是工人在運動中提出了他們自己的要求，對經濟影響很大。今年年初毛共又搞了一個所謂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這個運動是專門針對工人和農民而發的。在這運動中，毛共提出「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口號。而所謂「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就是要取消按勞取酬、多勞多得的獎金制度，反對物資刺激，縮小差別待遇，它和工人農民要求改善物質生活完全背道而馳，自然引起工人農民的激烈反對，最近杭州和大陸各地的動亂便是由此導發起來的。在這種情況下，毛共是否也像去年一樣，不得不將運動加以收縮，目前還不能遽下斷語。但是最近毛共忽然發起對小說「水滸傳」的批判，並由毛澤東親作出指示，則顯示出毛共有一個新的運動來代替前一個運動，並護衛前一個運動收縮的跡象。因為文革派爲了保持並擴大它已獲得的權力，是必須經常保持攻勢，而絕不能處於消極被動的。毛共對「水滸傳」的批判，是說宋江反貪官不反天子，把梁山泊上的聚義廳改爲忠義堂，是宣揚修正主義和投降主義。爲了反修防修，所以非批判不可。至於這個運動是否還有什麼具體的目標，雖然一時還看不出來，却值得我們密切注意它的進一步發展。

孫桂籍先生：

蘇俄對毛共壓力有增無減

毛共實力地位已大為削弱

莫斯科野心家顯然有了更多的機會和條件，對毛共的動向加緊其監視。這一個徵象，出現在中南半島局勢改觀，亞洲太平洋地區國際關係丕變伊始，其內涵自不同於尋常，影響之所及，亦可能相當深遠。姑且長話短說：拋錨半年之久的毛俄邊界談判，今年二月十二日至五月五日在北平恢復了一個回合的糾纏。所謂毛俄邊界談判究竟是怎麼一件事，自始就瞞不了天下人的耳目。可是今年恢復談判的這一段時日裏，却正是美軍撤出高棉（四月中旬）和南越（四月下旬），朝鮮半島出現緊張情況，蘇俄實施了它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海軍遠洋演習（四月十日至廿七日），此外還有一連串相關事件，也

亞洲局勢與美、俄、毛三角關係

都在四月下半月同一時日，平行交錯展現於世人面前，不早也不晚。參加毛俄邊界談判的蘇俄一行多人，首席代表伊里契夫始終逗留在北平，其餘的人們都於四月十日廿八日去廣州、桂林等地遊覽。四月十八日至廿六日，北韓共僑金日成也趕到北平訪問，在明處是爲毛共臉上貼金，暗地裏是聽俄共的指使，投石問路。諸如此類的事情，時序上的安排，誰也不能說完全是巧合。無疑地都是莫斯科加緊監視毛共的明證。這對於一向堅持毛俄關係自始就是唱雙簧的人們，也算得是新聞。論大勢所趨，顯然蘇俄對毛共的壓力有增無減，而毛共的實力地位，相形之下已被大大的削弱了。從另一方面看，以往所有幻想勾結毛共制衡蘇俄的人，今天必然會感覺到，走那種途徑既不能抑止國際共產挑戰的囂張氣焰，也消弭不了核子武器因估計錯誤或操作失靈而走火的危險，也更沒能够緩和蘇俄擴張勢力的步伐，吃虧的總是自由世界國家。至於幻想聯俄抑毛者，同樣是既無以綏靖毛共唯恐天下亂的路線，亦無從穩定中國大陸的局勢，根絕亞洲禍亂的根源。時至今日，有兩個疑問，已經獲得解答：其一、中國大陸人民反毛反共革命高潮迭起，他們爲爭生存、爭自由、爭人格尊嚴的迫切願望，絕對不能容忍毛共接班人再一面倒向莫斯科的懷抱；其二、在中國大陸，可說人人心裏有數，問題是嚴重的，時機是迫切的。然而滿腦袋裝着「當前國際上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形勢，是一個世界，兩家人，三分天下，四個矛盾，五種力量」這一套邪門的咒語，到死也解決不了究竟「應該怎麼辦」才能活命的問題。

因此，我們衡量美、俄、毛在中南半島變局發生後實力對比的消長，要以人心向背，資源開發、利用的效果與影響，以及其建設性功能對地區乃至全世界人類的貢獻，爲首要着眼點；不是僅就誰能囊括多少地球表面的空間，以及誰又裹脅了多少要吃飯的人，來估算其勢力的消長。我們堅信，其不善「正德、利用、厚生」保持生態環境適應上的平衡者終必敗亡，或是「名存實亡」。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卅年，中南半島的變局，是亞太地區國際關係演變的一個新的開端。時代的啓示，歷史的教訓，使自由世界面對國際共產主義挑戰所增加的經驗和智慧，代價是慘重的，却足夠煥發勇氣，堅強信心，以策進全人類的共同安全與福祉。

陳明先生：

日在亞洲政治地位依據兩種力量

一為與美國聯盟 一為其經濟力量

主任、各位先生：現在我們試從另一角度來看看在亞洲的毛共、蘇俄，及日本的三角關係與美國的關連，個人想強調以下五點。

第一、從軍事力量之國際政治形態來看「軍事多元」(military multipolarity)在七〇年代或八〇年代，似乎不可能出現。毛共雖然可能發展核子發射系統，但對美、蘇之「軍事兩霸」所能構成的威脅，到目前為止，仍是負數。而蘇俄自有「二度報復攻擊力」以後，已經消除了國際政治上「自卑的」意識形態，儼然成為兩大超強國之一，而且完成了「彈導飛彈防衛系統」(BMD-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毛共卻沒有突破這種系統的能力。目前，毛共的戰略武器攻擊系統，仍然是原始性的，僅能與蘇俄一九五五年時期相比，但是毛共在國際政治上拉攏和玩弄所謂第三世界而發生的影響，却值得自由國家的注意。

第二、日本的形式則與中共完全不同，從軍事力量來說，日本連蘇俄的非核子攻擊都無法抵禦，而其防衛完全是依靠核子傘來保護。因此，日本在亞洲或是在國際政治的地位，主要是依據兩種力量：一是與美國的聯盟，另一是其經濟(工業技術)力量。日本能夠供給蘇俄與中共高度工業技術，研究發展，以及財團的援助，因而使日本在亞洲及國際上成為蘇俄與中共多項爭取的國家；蘇俄與中共承認日本是經濟貿易大國，但卻極力阻止日本的重整軍備。

第三、美、俄兩超強國，對世界局勢的戰略思想，是很有出入的。比方說：蘇俄對「中型的危機」，如越戰，是絕不介入的，僅僅供給武器而已；

但對於其主要假想敵——毛共，卻已準備戰略與戰術的核子運用，甚至於駐遠東的地面部隊，都已訓練其核器戰爭。根據哥倫比亞大學蘇俄研究所的報告分析，美國比較重視軍事、政治、經濟之相互關聯因素，蘇俄則比較純軍事化，也就是說，一旦假想敵人成立，準備對付力量是純軍事化的。簡言之，蘇俄要比美國更積極地應付核子戰爭。這點，與美國前國防部長麥納瑪拉的「有限報復」(flexible response)不同。

第四、蘇俄對中共的態度，最明顯的可以從其同意美國在ABM限制中看出來。蘇俄堅持以二百枚ABM為最低限量；蘇俄認為這是對付美國的最低限量，但對付毛共，在今後五年中，是一足夠的力量，所以要求五年後，該項條約可以重簽。

第五、蘇俄對日本則完全採取相反的態度，極力拉攏。日本對蘇俄並無軍事上的威脅，卻有經濟貿易的好處，於是日俄簽訂了一連串的貿易協定，如一九六八年，簽訂日本供給蘇俄機械設備，蘇俄則供給日本木材。一九七〇年，雙方在Wrangel Bay建一海港。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五年，簽訂雙方雙邊貿易協定，包括蘇俄供給日本重油、棉花、朱鐵，日本輸給蘇俄鋼鐵產品、化學產品、紡織品等。蘇俄最大的利益是希望日本協助其開發西伯利亞油田，當然，這也是日本最感興趣的利益，預計在一九八〇年可以使日本不完全依賴中東石油，而每年可從西伯利亞獲得五千萬噸的石油。

本來蘇俄曾在考慮Hokkaido小島歸還給日本，但由於美日安保條約中，美國要求日本反俄之聯盟，而使此事一再拖延；直到一九七二年，日本開始其較為獨立之外交政策後，蘇俄再度有所表示，日本雖然非常想和蘇俄接近，又不能輕視對美國的依賴，特別是美國的市場，而美國也希望日本在亞洲助其一臂之力，所以對日、俄關係的改變也就無可奈何了。

傳統國際政治上的「勢力範圍」。本質上仍然存在，但稍有改變。比方說，東歐已不再完全是蘇俄的「勢力範圍」，東南亞也不能完全說是中共的「勢力範圍」，美國雖然退出了東南亞，蘇俄勢力卻又進入了東南亞。今後亞洲的國際關係將仍是美俄兩超強國與毛共、日本為重心的政治鬥爭。

主席結論：

關係。

美國、蘇俄，和共匪偽政權的內政外交和三者間的相互關係，對於亞太地區情勢的發展，都有密切的

現階段東南亞地區，自高超共黨勢力得逞後，美國勢力在逐步撤退中，蘇俄和匪共銳意擴張其勢力與影響力，在此一競爭之中，蘇俄顯佔優勢，特別是在北越，因此，匪在此時表示希望美國勢力不要退出亞洲，以資制衡。展望未來，在共黨勢力繼續角逐的情況下，東南亞一時難獲安定。

在朝鮮半島方面，由於美國所表示的堅決態度，局勢已趨於緩和。但是今後共產國家在亞洲推動世界革命最大的目標將是東北亞，而以侵佔南韓為最優先。展望未來，朝鮮半島局勢的緩和，祇是暫時的。

日本對於現階段的亞太地區局勢，看不出任何鮮明的立場，就對匪對蘇而言，所採的是兩面外交，但是在霸權條款問題上便觸了礁。

大陸動亂，肇因於經濟情況惡化、農工階層生活困苦和偽政權下的派性鬥爭，這些都是由來已久的嚴重問題。

由於領導階層的相互鬥爭，使動亂加劇；也因為動亂加劇，使派性鬥爭表面化。

這次動亂已足以顯示偽中央不能領導地方政權；幹部民兵也沒有平息動亂的能力；因而不得不冒險的調動正規軍來加以鎮壓。

另一特質是當前的動亂，和文化大革命或林彪事件，本質有所不同。後二者是由上而下，由毛匪發動羣衆，奪權保權，可以短期了結。但是農工階層的不滿進而羣起動亂，是由下而上的，是不可能迅速制止的。並且它很可能繼續蔓延，使反共革命運動升高，如是，則匪區便有突變的可能。

匪一方面要應付內部動亂，一方面要對付蘇俄，在外交上必然將採低姿態。

美國被迫自中南半島撤退以後，眼見蘇俄在東南亞在印度洋勢力增強，不能不設法因應，同時衆所矚目的戰略武器談判和相互平衡裁軍協議，都難望與蘇俄順利達成。眼見美俄和解遭遇困難，而美俄對立轉趨尖銳化，為此，美方仍需與匪維持和解關係。不過現時匪區的動亂和派性鬥爭，已使美國不得不對偽政權的穩定性，重予估計。

俄匪之間關係，不能依常理推測，不過近年雙方間之相互攻訐，日益尖銳，蘇俄對匪區之動亂，絕不坐視，必然的要加強心理的和政治的攻勢，以求中國大陸上發生對蘇俄有利的發展。

無論如何，大陸的動亂，是與我中華民國有最密切關係的，我們應該採取主動，作積極有效的因應。蔣主席九月一日的告大陸同胞書，便是一個最適時的有力號召。

近年世界各國輿論對我態度作友好的轉變，大都是基於我能奮發圖強，自助助人。所以面對大陸上的新形勢，吾人應繼續自立自強，堅持我復國立場，完成準備，適時而動。